

社會工作教育與社會發展

翁毓秀

一九九二年七月間在美國華盛頓舉行了四項國際社會工作研討會，筆者有幸參加了其中兩個。其一是於七月十五至十九日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ers (IASSW) 的第十六屆年會，主題是：全球相互依賴的事實，其副標題是：對社會工作教育的挑戰。其二是由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NASW) 與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IFSW) 聯合舉行的一九九二年世界年會，其開幕專題演講由 Stephen Lewis，是 UNICEF 的特別代表，主講：我們孩子的世界將會是什麼樣子？。兩個研討會的討論內容從難民到愛滋病，真是包羅萬象，與會者可以自由選擇參加自己有興趣的主題。研討會討論主題的包羅萬象也正反映了今天社會工作所面臨的各式各樣的挑戰。今天社會問題的複雜程度比起以前高出許多。從事社會工作教學的我，不免慮及我們今天的大學社會工作教育課程內容是否能訓練出專業的社會工作員來面對案主們帶來的種種問題或情境？我國的社會工作專業在走上專業化、制度化的努力過程中，是否真能讓別人認為社會工作員所提供的服務只有社會工作員才能提供，是不可被取代或替代的？也就是這不可取代 (irreplaceable) 性才能確立社會工作的專業地位。就如：醫生這個專業，若未受過醫生教育、訓練或沒有執照的醫生，充其量不過是個秘醫，不但違法，也害人。

大學教育的目的在訓練專業人才，課程內容為的是要使學生學習將來就業時所需的理論、知識與技術。不論學位多高，畢竟還是要就業。就業時，才是真正反省在校所學是否足夠應用的時刻。但是，如果學校課程規劃上的缺失，造成學生在出校門時並未俱備他們就業的工具，這就是教育工作者的失誤了。

而社會工作教育課程是否應標準化？或甚至於國際標準化呢？筆者認為各校發展方向不同，標準化有其困難。國際標準化更不可能。因為各國社會發展程度、速度均不同，國際標準化的社會工作教育課程似不可能並無法滿足各國的需要。事實上，各國之社會工作教育課程內容之個別差異非常大。根據 David Cox 研究亞太地區的社會工作教育趨勢發現：單就亞太地區的各國之社會工作教育課程內容差別就很大。例如，在一些國家裏，社會工作教育是培訓農村基層社區工作人員；在另一些國家裏，則著重訓練政府之基層工作人員；有些則使社會工作教育訓練人員成為社會活躍份子，以鼓勵人們自己承擔未來的責任；另一些則側重於訓練社會行政及社會計畫人員。有些學系或學院的課程中，社會科學的課程很多，技術、技巧及實務工作的訓練卻很少；另外一些學系或學院則往往不太重視社會科學，而以實際工作技術或技巧為主。雖然幾乎所有的課程都包括了社會工作的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及社區工作等方法，但其講授的深淺幅度差異卻很大。在國內，各科系均由教育部規定了一些所謂的必修學科及學分數，除了必修的學科及學分數外，各系再依其需要可另外再做特殊規定。因此，國內各社會工作學系學生所修習的教育部規定必修課程及學分數是一致的。近年來，教育部規定之必修學科及學分數都逐漸減少，使各系在開設選修課時能有較大的彈性。人才的培訓與社會發展是需要相互配合的。人才的栽培是需要走在社會發展之前。換言之，學校中課程規劃要有遠見，預先預測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培訓專業人才。否則等需要出現時再培訓就太遲了。

社會環境天天在變，社會發展日日在進行，新的社會問題不斷發生。例如，愛滋病在世界蔓延，未婚少女懷孕等問題。每一個社會問題，往往不是單一

因素造成。就以未婚少女懷孕的問題日漸嚴重來探討，其問題與社會風氣，個人主義盛行，少男少女的早熟，社會上色情氾濫等均有密切關係。這類個案在廿、卅十年前的臺灣地區數量少之又少，如今輔導這類少女，協助其解決問題的技術與技巧卻是社會工作人員所必需的。因此，社會工作教育課程需要能够配合社會的需要而設計，使課程具彈性且具前瞻性。

談社會工作教育需先對社會工作的意義有所了解。社會工作人員一方面可以協助個人或家庭，解決他們的問題，也就是直接與人民接觸；另一方面，則可涉及與人民福祉有關的社會政策的推展，通常指的是社會福利政策。兩方面所需的知識、理論與技術有許多不同。對前者，社會工作人員所需的是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等技術；對後者，所需的知識可能需包含立法、行政及政策形成的過程及如何影響立法者或政策形成者的技術。除上述之外，社會工作人員亦可能在社區中扮演居間協調者，工作方案設計者，鼓吹工作者等種種角色。這些都需要具備專業技巧與訓練。近年來，政府漸漸重視社會福利，臺灣地區從事社會工作者，不論從事教學或實務工作，都逐漸經由組成協會，團結專業力量，呼籲政府、社會及立法者的這股力量不容忽視。尤其這幾年來，社會工作人員從沒沒地、消極地從事於協助不幸者的服務到積極地鼓吹、參與各項福利法的立法過程可知，臺灣地區的社會工作者增添了新的角色。在社會的大環境裏，由於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的結果，經濟富裕了，人民更自由了，對於社會福利的需求亦提高了。過去四十餘年來，全國上下專注於經濟建設，較不重視社會建設，投資於社會福利事業的經費相形之下比例太低。近年來，喜見社會福利預算的逐年增加，相對地，也使許多社會工作系或相關科系畢業的學生能找到與所學相關的職位。而且需要量亦隨之增加。然而提供社會工作教育的各學系或學院是否具有適當的社會工作教育課程來培訓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呢？

社會工作是非常複雜的。社會工作人員參與的工作層面可以是許多層面的，而且與許多人與事都有關連。若社會工作系或學院將教育課程集中於某一或幾個選定的層面、服務對象或方法上，而且忽略了社會工作的廣濶性的話，畢業生就只能被局限於幾個服務性質的工作，或集中於某層面。如此一來就無法全

面性地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發展需要的是是一個較廣濶性的整合模式的社會工作教育。這種整合取向並不否定社會工作各層面的特殊性，也不否定社會發展階段間的差異性。例如，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中，某一社會工作層面在該發展階段要比其他層面重要，學校的課程及實務訓練要能適時反應發展的需要。不論其階段性的重點在何處，均需是朝向一個整合的方向前進。社會工作人員更不能侷限自己的工作範圍於某一層面。換句話說，社會工作教育需有一個整合的模式，但此模式中含有不同層面的教育內容。例如，某一層面需教導學生如何面談，做個案記錄，如何協助貧病的人民；而另一層面或許是教導學生福利政策的理論、政策如何形成？或是如何做社會計畫？方案評估等。這兩個層面的內容相當不同，但是這些層面必需在一個完整的整合模式（integrated model）裏。這個整合模式可因各國發展的需要而有不同，也就是說，某一個整合模式在A國適用，但未必能適用於C國。因此，國家的社會發展計畫對社會工作教育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學系或學院需以國家社會發展做為設計教育課程的考量，而課程內容的重點分配更需配合國家階段性社會發展的需要。

從聯合國的各項刊物及各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相關協會舉辦研討會的主題看來，不難發現社會發展的概念為社會工作教育提供了基礎。全球性的相互依賴也凸顯了世界合作的重要性。社會發展的範圍不再僅限於全國性、或地區性、區域性，而已擴大至全球性或世界性的社會發展了。這些我們可以從世界性的環保意識抬頭，強烈地意識到地球只有一個的殘酷事實而知。而社會發展又如何與社會工作教育與實務相關呢？我們可以從社會發展的幾個性質來探討他們之間的關係。

一、社會發展是一種發展——發展是一種經濟「成長」，文化「變遷」與社會「規劃」的總和（徐震，民八十一）。發展有經濟、政治、和社會等方面，而發展與社會的各層面如個人、社區、團體等均有關係。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對象就是個人、社區及團體。發展可被視為是以人民為基礎、人人有平等的機會來發揮潛能並使全民獲益的過程。聯合國在一九八七年時曾稱「發展性福利是強調發揮個人潛能及培養自信和參與決策，同時以強化家庭組織與社區為基礎的整合性服務」。「發展」提供了社會工作教育明確的目標。社會工作教育

應使學生們具有如何使人們達到最平等的知識、技術和實務經驗，以達成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

二、社會性——發展不能僅僅被視為是經濟與物質發展，而需包括人的身體的、精神的、倫理的、智力的及文化的成長。發展必須將重點置於「人」。我們不應在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間劃上界限，因為他們必須是整合的整體。社會發展受經濟發展的程度和其方向的影響，反之亦然。同樣地，經濟發展亦受政治發展的影響，而反之亦然。臺灣地區，過去四十餘年來，政治安定，經濟成長，社會安定，成就了富裕的社會。伴隨著經濟發展，人民要求進一步的政治民主化與政治權力的平均分配。在過程中，引起了本省人與外省人之爭；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爭。政治的不穩定常反應在敏感的經濟市場——股市上，國內、外均如此。這也可說是經濟與政治的不可分。總之，「發展」需被視為一個整體，是需以「人」為中心，且以社會正義為指導原則的。社會工作是發展的重要部份。因為社會工作者深知人民的需要，認識社會的事實狀況，並了解各種社會狀況發生的原因。

三、本土化——每一個文化均有其獨特的價值與目標，每一個國家正如其各國發展階段一樣都是獨特的，各項措施則應反映出其獨特的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因此，一個國家的模式不能適用於另一個國家；有時甚至於一個國家內的不同地區亦不能適用同一個模式。例如，英國模式或許不能適用於臺灣地區；而適用於大陸深圳的模式不見得適用於其他大陸地區。一個國家的社會工作教育課程內容需適合其獨特的環境並能配合其社會發展程度與階段。

四、參與性——成功的發展是從人民、大眾開始，因大眾的參與而形成，並以人民的參與為中心。參與性提醒我們，社會工作人員只是人民的僕人，不是社會中的權力結構中心。社會工作人員是個人、團體或社區的催化員而已。

五、社會計畫性——Kahn (1969), Glazer (1968) 及 Cox (1991) 等人指出西方國家強調民主、平等、社會正義、社會自由及人權價值，但他們卻未能將這些價值反映在年度預算、財政政策、人力政策、貿易政策、鄉村地區發展及都市地區發展上。Cox (1991) 更指出西方國家社會計畫 (Social programs) 一直在增加，而增加的目的只是要保持或爭取政治上的支持；

同時，這些社會計畫大多由經濟優勢者所決定。相反地，在亞太地區中的菲律賓與印尼則一直努力發展國家目標與宗旨以期作為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指標。在兩國的社會工作教育中亦可見他們試著將社會工作的概念與社會計畫連結在一起。

六、國際性——雖然本土化是重要的。但是由於世界各國息息相關，國際間交通便利，通訊便捷等因素均使國際間來往頻繁，各國均受世界性的社會、經濟、政治趨勢的影響。例如，東西德的合併；蘇聯的瓦解等現象。國際間對環境保護合作的重要性均明顯可見。由於國際性發展的趨勢，社會工作教育的課程不能使我們學生在思考分析時僅侷限於地方性、地區性或全國性的範圍，而無法考慮及全球性或思及國際的因素。

社會工作教育與實務是直接有助於社會發展的。如何能使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所訓練出來的專業社會工作人員在社會發展上發揮功能與社會工作教育內容有很大的關係。課程內容是否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是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系或相關科系所需重視的課題。

教育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內容與教育方法。大學部的社會工作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具有專業知識與技術的社會工作人員；社會工作教育的內容即所謂的課程內容；而社會工作教育方法，則常可包括課堂內講授及到機構實習兩種。在社會工作教育目的與方法上，國內外的學系或學院並無太大差別。但在社會工作教育課程內容上，國內外卻有相當大的差異。對於我國社會工作教育筆者有粗淺的建議做為將來修改課程的參考，此處僅以大學部的課程為限。

一、國內社會工作教育課程中的社會工作方法上的教學仍以個別講授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及社區組織與發展 (社區工作) 等三大方法；但在國外的課程中多以三者整合的實務方法來進行教學。事實上，社會工作在方法上早有整合的趨勢 (徐震，民八十一)。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和社區組織與發展 (社區工作) 三種工作方法常為社會工作者聯合靈活運用。既然運用時常是整合地運用，教學上亦採整合的教學能使學生更容易學習分辨在那一種狀況下需使用個案工作方法？那些情況下用團體工作方法？何時用社區工作？整合方法教學可使學生在面臨情境時能自信地作最有效的選擇。

二、國內似乎較不重視實習課程。實習學分數與國外社會工作學系或學院比較起來，國內的實習學分數較少。而且一班人數衆多。國內多數學系實習爲六學分，其中還常包括了兩個參觀的學分。實際機構實習學分只有四個。以筆者曾參與參觀機構教學的經驗認爲：(一)每學年參觀的社會福利機構大致相似，對機構而言，可說是一項負擔；(二)短短的一小時餘的參觀，除了參觀硬體設施、聽取簡報及取得簡介資料外，不可能對機構能有進一步的了解；(三)有些機構離學校很遠，來回交通上所費的時間常使老師與學生都感到不值得。假若參觀機構是做爲學生選擇實習機構的參考，則還有許多其他的方式可以達到這項目的。例如，以完整的書面機構資料；邀請機構舉行聯合座談會等均是省力省時的方法。因此筆者建議可考慮將參觀機構的兩學分併入機構實習學分，將機構實習學分增加爲六學分，可能對學生更有幫助。實習課程十分重要。社會工作教育中的實習課程與美國著名實驗主義教育家杜威 (Dewey, J.) 所主張的「做中學」正好相互輝映。由於學生在機構實習能使學生對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一些問題做實際了解，學生並可將問題帶回學系，使學校教學更能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三、全面性檢討社會工作教育的課程結構與內容。討論內容應包括必選修學科科目及學分數的規定，以期設計出與社會發展需要相配合的整合模式的課程結構。筆者認爲課程內容可以分爲三大類。(一)是社會工作專業的必修科目與學分數，相當於教育部規定的必修科目與學分數；(二)是社會工作的選修科目與學分數，這個部份的學科與學分數可依據各學系或學院的發展走向來規劃，以規劃出各系的特色；(三)是非社會工作，但是與社會工作相關的學科與學分數。第一、二類是開設於社會工作系的學科，第三類則是開設於外系如政治、經濟、心理或社會學系的相關學科。由於社會工作員所接觸的層面、範圍與問題種類均十分複雜，而且社會發展亦包含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等層面，多方知識的吸取有助於學生了解複雜的社會問題。在規定必修、選修的科目與學分數上應儘量減少必修學科與學分數，但三類課程需有一定比例。老師需負責按學生興趣指導學生選課，使學生在廣闊的社會工作領域中選擇自己最想修習的課程，決定自己的專業走向。

四、積極開拓實驗社區來落實社區工作教學。社會工作方法中的個案工作或團體工作都能順利在實習課程中得到實施的機會。但是，社區發展（或稱社區工作）的課程與社會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卻最缺乏實施的場所。筆者認爲選擇問題多，複雜性高的社區來進行社區發展工作的實習教學或許能使學生獲得珍貴的學習經驗。

五、論教育不能不提師資的培養。國內目前在社會工作教育師資的培養上進度相當緩慢。社會工作博士班不論是社會工作博士 (Doctor of Social Work) 或者是社會工作哲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的博士班均未見成立。雖有社會福利博士班的設立，但是課程偏重福利經濟、政策規劃等方面，與社會工作常提供案主直接服務的性質較不相關。國內沒有培訓師資的機構，自然使得想求知者遠走他鄉，至世界各地去修習學位，而後返國任教。因此，社會工作系裏有留日、英、美、德等國的學者，使得國內社會工作教育師資充滿各地的色彩。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對國內社會工作教育的影響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社會發展與社會工作教育間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能配合社會發展需要的社會工作教育有助於社會發展，使社會發展更順利進行。但是社會工作教育需以社會發展計畫爲基礎來設計整合性模式的社會工作教育課程，如此才能使社會工作教育所培訓的專業人才運用於社會發展並有助於社會發展。

參考書目

- 徐震：社區與社區發展。臺北：正中書局。民八十一。
曾紀元譯：教育哲學。杜威原著。臺北：幼獅圖書。民七十七。
Cox, David: *Social Work Education Trends in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Seminar of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1980。

(本文作者現任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教授)